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
七至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平恕

謄錄監生臣孫藩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九月庚戌朔刑部大理寺言應限奏獄二百
紙已上為大事十二日十紙已上為中事九日不滿十
紙為小事四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
日臺察并刑部等處舉劾諸處約法狀並十三日三省

樞密院再送各減半有故量展不得過五日又公案二百紙已上為大事限三十五日斷二十四日議十一日十紙已上為中事限二十五日斷十七日議八日不滿十紙為小事限十日斷七日議三日在京八路大事限三十日斷二十日議十日中事限十五日斷十日議五日小事限十日斷七日議三日臺察并刑部等處舉劾諸處約法並限三十日斷二十日議十日從之

新本刪
修今止

從舊

辛亥詔呂公著今後入朝凡有失儀無得彈奏 工部
員外郎豐稷為殿中侍御史從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
史王覲薦也 賜熙河蘭會路將兵銀合茶藥有差以
討蕩西蕃犯塞部族焚奪河橋回塞也是日太皇太后
遣中使賜宰臣執政酒果并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諭
旨云知卿等于邊事極留意勞心故有是賜其御封物
仍不許辭免呂公著亟以小牘告文彥博等曰密賚恐
不可不辭免果莊得罪先朝獲之誠可慶若便指為廟

堂之功則將帥聞之必過有希望反啟將來貪功生事之弊豈可不熟慮也彥博等遂各具手劄辭免繼以面論訖不許乃受之

解密賚呂公著家傳及范純仁言行錄皆有之其賜物亦同蓋當時三省

密院俱得此賜也

癸丑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後勿為例置庫百餘

年至是始編閱之

御集尤詳九朝紀事本末甲寅詔問神宗皇帝實錄何日成書修撰官

言若併力修撰約來年冬可畢

乙卯發太皇太后冊寶于大慶殿太皇太后御崇政殿

受冊

丙辰發皇太后皇太妃冊寶于文德殿

丁巳詔文彥博告老章奏有司勿受 詔禮部置諸科

舉人籍

此據編錄冊增入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竊見

近者熙河路奏生擒果莊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

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敝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國中匹帛至直十餘千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歎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

彼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彼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彼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彼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鄂特凌古董戩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戩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

乃詐稱嗣子偽書果莊溫錫沁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果莊等以鄂特凌古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鄂特凌古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戢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諸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作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果莊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鄂特凌古自知不

當立而憂果莊之討也故欲借力于西夏以自重于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果莊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于用兵諒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星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諒祚之比

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遠邇必無
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請不
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
聞朝廷降詔諸路飭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
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為開
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
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果莊之捷或
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

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彼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于中深詔大臣密敕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于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

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
原之人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
敵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
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
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
予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
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
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

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于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
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
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
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
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
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鄂特凌古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
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幾于有病
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

先止其與幾何臣于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于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軾言與轍畧同詔許夏人自新事在八月十四日

已未涇原路經畧司言夏人犯鎮戎軍

實錄但書夏人犯鎮戎軍不言

經畧司奏蓋疎畧也後六日實錄又書經畧司奏夏人遁去即是犯鎮戎者今追書之張舜民誌劉昌祚墓云二年九月夏人寇鎮戎西寨已至城下衆五十萬又言國母自將昌祚寢疾不能興欲昇行朝廷不從有旨令知鎮戎軍張之諫權統制軍馬昌祚素知之諫不能乃夙夜馳授方畧盡兵力而屬之十一將總七萬餘人之諫得之懦不敢戰來即納之羊馬城中至人身不能轉側城中兵望賊焚室廬掘塚墓號哭唾手欲戰之諫以

劍加之不得出賊留五日攻三川不拔而去昌祚每聞
軍前報即拊席大罵之諫之諫又重賂走馬王紳使為
文字游談京師既而果以之諫為有功除西上閤門使
物論譁然復遣監司體量展之諫磨勘昌祚病起欲有
所伸會之諫元但敗王紳而已此事當考十一月二十
四日之諫逮官明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展磨勘紹聖二
年正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奏亦合參照八月二十二日
實錄書夏人寇三川諸寨敗之九月十日又書寇鎮戎
據劉昌祚墓誌則先寇鎮戎
後寇三川不知孰是當考

庚申侍御史王覲奏

編類章疏係二年九月十一日

蘇軾程頤向緣小

惡浸結仇怨于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亦為之更相詆
訐以求勝勢若決不兩立者乃至臺諫官一年之內章

疏紛紜多緣頤軾之故也前日頤敗而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職經筵而又適當執政大臣有闕士大夫豈得不憂雖臣亦為朝廷憂也軾自立朝以來咎愆不少臣不復言但廟堂之上若使量狹識暗喜怒任情如軾者預聞政事則豈不為聖政之累耶然軾之文采後進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之庶幾使軾不遽及于大悔吝貼黃言軾乞補外所上章留中不出臣料之彼雖以補外為請其章中必有自

安之謀以拒公議果爾則陛下益當深察其邪正真偽而審處之又貼黃言願軾自擢用以來皆累有臺諫官論列若使二人者言行全無玷闕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也近日既察願而逐之惟軾尚存公議未允臣今日所論但欲且更無進用軾徐察其為人

軾乞補外十月六日可考

覲又奏伏見陛下孜孜求治日以進君子退小人為事小人既非其所欲則夙夜經營務在中傷君子近乃頗造為蜚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說臣雖不能盡得其

名氏大概不過取一二公議所共惡者以實其說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出中詔榜朝堂明示士大夫以不

信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觀前奏二年九月十一日
後奏九月十二日皆

以編類
疏增入

左正言丁鵬奏韓資乞除雪父存寶罪未

賜施行竊以存寶被刑之初只因何正臣希意求合畧不推原本情曲加鍛鍊置之重法正臣勇于謀身輕絕人命致先朝有誤殺人之名今二聖在上命近臣推原詳究一切枉陷雖杖笞之罪皆得申理况如存寶乞檢

會訴理所奏狀蠲除存寶罪名還其在身官爵貶放正
臣等附會慘刻之惡貼黃言存寶枉遭誅戮出于何正
臣附會朝廷遂得待制今存寶正申雪則正臣當正典
法

此據編類事疏二
年九月十二日奏

辛酉劉舜卿言請削奪鄂特凌古官爵令巴珍覺遙領青
唐詔劉舜卿先撫納河南生羌若嘉禾卓未可下先以禍
福曉諭鄂特凌古其朗格占仍許以諸司使令誘致磔藏
丹貝葉公諸族其間首領即次第補授以官若朗格占

能招撫果莊舊部族地土即視果莊官祿推賞

青唐錄亦具載

此巴珍覺朗格占當考

臣僚上言竊聞近有指揮建寧軍節度

副使建州居住呂惠卿許于泰州居住竊聽朝論人心

洶洶為之不安惠卿操心貪險為性凶邪姦言足以鼓

扇羣小險橫足以脅持上下方其執政之時引援凶人

布列中外殘黨尚未衰息忽聞引置惠卿于江淮之間

羣小莫不鼓舞相慶兼惠卿凶殘忍詬貪冒無厭既得

近地必須日夜呼召黨與力肆營求造作訛言謀害朝

政凶人漸長其勢可憂伏望朝廷依舊且令建州居住

詔呂惠卿許于泰州居住指揮更不施行言者御史中

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侍御史王覲左司諫韓

川也

此據元祐密疏增入言者姓名則用政目所書政目云九月十二日呂惠卿許泰州居住不行胡宗

愈孔文仲王覲韓川言其不當也按八月四日已有更候一年檢舉指揮不知何日却移泰州當考

壬戌以虢州藥川治為鎮 詔諸處無得受文彥博乞

致仕文字

十二月二十八日又詔

癸亥知泉州林顏知濠州顏前為廣南監司坐請給逾

法降知永州言者又論其不當任藩郡復徙之

舊錄脫誤新錄

削去今用蘇轍制集刪修熙寧三年六月有林頴傳乃不載此

甲子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故也

乙丑呂公著以下謝賜宴及御書太皇太后曰皇帝天資聰敏宮中惟好學字學則易成昨日所賜欲卿等知爾
涇原路經畧司言夏人夜遁賜將帥兵民銀錢絹袍帶有差仍促其功狀以聞

王文郁傳云二年春西賊入寇涇原文郁遣兵掩擊

西關堡嘉禾車城斬獲千級涇原賊遽引還文郁時
知蘭州當即是此秋文郁傳乃云二年春當考夏人

之寇涇原也環慶經畧使范純粹以是月甲寅得涇原
報純粹亟命副總管曲珍領兵自環州傍附涇原深入
牽制珍翌旦遂行純粹面戒珍曰本路首建牽制應援
之策勿謂隣路致寇非我之職當忘軀報國解朝廷深
憂珍鼓激戰士晝夜疾馳出境外三百餘里赴吹呼羅
章討蕩賊帳斬一千二百餘級俘其老弱婦女六百餘
人以還夏人遽釋涇原之圍議者謂珍有力焉

此用范
純粹奏

議及曲珍本傳修入明年純粹尋列上珍功狀且言吹
二月十六日珍遷遙防

呼羅章係橫山巢穴最盛之地山崖深遠道路險絕前
後漢兵未嘗窺及其章宥等州一帶邊羌每聞漢界點
兵即于此處會集恃險自固若非珍謀慮精密身先羣
衆及一行將佐軍士協心悉力即涇原大寇重圍固守
未易解免而險阻賊巢未易破蕩今幸平復于夏國頗
係體勢即與尋常淺攻近掠及遇賊戰鬪事體不同兼
牽制之法久廢如昨來永樂之禍隣路坐視無有援者

今幸朝廷因臣建議再立牽援之法法行之初隣道被
寇而珍等乃能誠心體國不以彼我為間出奇冒險粗
有成績伏望聖慈不限常格優賜旌賞以勸赴功之士
言吹呼羅章係十月十五日奏今并此 先是安燾言為國者既不可好

用兵又不可畏用兵好則疲弊生靈畏則取侮致患今
朝廷每戒邊臣非舉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
然敵數犯塞亦未免疲弊之患雖僅保城寨而適墮其
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間使諸路勁兵更出迭歸伺便

討擊多方以誤之使疲于奔命蓋左氏所謂用三師以
疲楚之意此計之上也又乾順方數歲非秉常近親獨
梁葉普利于持權與梁氏立之其酋長善用兵如威明
阿烏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遂顯閉之謂阿
烏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焉知其不回戈復讎然
則梁氏危矣且不必密如漢用陳平之計間范增惟恐
其使者不知此亦一奇也欲以二策下諸路深求利害
之實諸帥謂俱中事機願併行之而夏人果相猜貳又

知淺攻無益遂以數十萬衆犯涇原而主將果不用命

尋至狼狽引去諸路牽制斬獲不可勝計

此據安肅行狀當考更出

迭歸見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凡父及嫡繼母在不得封贈所生母

雖亡而未有官封者不得獨乞封贈所生母若父及嫡

繼母所生母未有邑封者亦不得獨乞封贈妻從吏部

請也 知鄧州天章閣待制陳安石為龍圖閣直學士

丙寅東上閤門使慶州刺史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曲珍為果州團練使以期赦當叙也

珍本傳云元祐二年秋西賊寇涇原

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大破羌于吹呼羅章橫山
斬首千二百四十級俘六百六人遂解涇原圍此事已
附十六日曾肇制集云刑部狀檢會曲珍元任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懷州防禦使鄧延路副都總管坐永樂
事降皇城使環慶鈐轄該救叙叙東上閤門使慶州刺史
令再奉旨特與叙又曾肇制集云密院關環慶經畧司
奏差副總管曲珍部領人馬入西界吹呼羅章討蕩牽
制涇原路作過西賊得功奉聖旨特與叙二官充延安郡
防禦使按珍以功改領延安在三年二月十六日此但
准救叙官昇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云云可考范純粹奏
論曲珍策應功已
附此月十六日
詔臨洺鎮役民不足勿復為縣

丁卯大宴集英殿

禁私造金箔

己巳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令髦授通直郎

令髦以講書
換官蘇轍行

詞

庚午呂公著言伏覲今月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
執政及講官御筵復內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
等各一篇臣等次日于延和殿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
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
甚臣伏思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于天縱而復內稟慈
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
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

道願陛下念茲在茲以廣聖德臣職在輔導無能裨補
輒于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
人之言本無可去取今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於
省覽或遊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
也他日三省奏事畢太皇太后宣諭公著曰所進尚書
論語等要義百篇今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
有益于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公著與同列皆言此聖
人經訓有補于治日宜親閱

甲戌詔洺州曲周鎮莫州鄭鎮勿復為縣以有司言其

非便也

六月十四日復曲周七月二十三日復鄭縣

丙子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
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
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
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
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
堡置州縣使敵人憎畏中國以為朝廷專欲得地非盡

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
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
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果莊威震
四遠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
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
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
其叛者易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
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

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嘉禾卓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諭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字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諭

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果莊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于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果莊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于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果莊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鄂特凌古合而北交于夏人此正胡

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錫沁介于鄂特凌古夏
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
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
計可詔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鄂特凌古而納
趙醇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果莊若從
則稍富貴之使招其信臣而喻至意焉果莊既有生還之
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果莊之衆與溫錫沁合
而討鄂特凌古其勢必克既克而納醇忠雖放還果莊可

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果莊本
與鄂特凌吉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鄂
特凌吉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
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
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
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果莊之獲兼用
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
全理臣以為不然若果莊死于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

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十月二十八日

范純仁云云
與軾殊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冬十月庚辰觀稻于後苑 朝散郎致仕劉

宗傑落致仕為比部郎中

當考其故

壬午以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神御不視朝

甲申直龍圖閣知桂州苗時中為寶文閣待制再任

內侍押班梁惟簡領嘉州刺史

樞密院言環慶路將

兵與夏人戰俘獲老幼婦女令范純粹選留仍揭榜諭其親故以舊掠漢人對易其引導者賞以絹三匹十歲以下二匹從之純粹言准詔令臣指揮將驅獲到生口分于近裏安存收養無致枉有死損走透及便問姓名并在賊中住坐去處除年老知得夏國次第并山川道路或精力稍強可留備訪問之人其餘並具姓名于界首分明出榜曉示賊中親戚故舊如能將前後打擄漢

人却來出漢交換今來獲到生口即仰子細辨認如委無姦詐即一名許對換一名並令先計會沿邊巡捉人并弓箭手熟戶引致赴官其引致并展轉傳致之人每引接到一名共支賞絹三匹仍逐旋具換易人數聞奏臣看詳今降朝旨欲以驅獲西界生口交換漢界陷賊之人雖為善計若施之于講和罷兵之時則名體俱順無所不可緣夏國方爾悖慢興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棄絕戒諸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間出奇兵使其應敵不

暇或擾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穫或反間用權或旁行
招納必使彼衆勞厭人意動搖則其凶酋必便改轍然
後邊釁可期于止息也若于此時便議將生口與之交
換即恐體勢不重有害事機兼訪問得西界凡是捉擄
到漢界人生口並一一赴衙頭呈納多是于近裏去處
監防羈管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橫山一帶人
戶縱有逐家骨肉丁壯願遵朝命亦何緣于近裏取得
羈管之人前來交易以此推之恐徒有輕動必無實利

其所獲生口臣前此已等第安排內續有丁壯歸降識
認者各已分付團聚並令有力量蕃官保認在手下監
防住坐其無丁壯識認者各已召蕃部情願權行收養
仍取責交認知在文字置籍抄記以待續來識認之人
庶邊羌聞臣恩信爾後易為招納其丁壯之人無家戶
老小不可保信者各已分配近裏州軍牢城去訖所有
本路出榜告示西人交換一節臣愚未敢施行欲望朝
廷察臣今奏事理候它日邊事了日然後施行貼黃訪

聞漢人之陷賊者中間監防稍緩後因朝廷議論欲以新復城寨與之換易彼遂謂為奇貨往往遷徙益遠監防益密臣以此竊謂今來所議交換未宜輕發伏望朝

廷詳察

純粹此奏以十月十八日未知從違何如當考實錄以樞密院降到指揮係初六日純粹奏乃

云初七日
今從實錄

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易既罷諫職翰

林學士蘇軾中書舍人蘇轍皆乞補外詔不許于是轍言易謝表皆自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沮喪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

早辨之言以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誅戮其間
有云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臣非臺諫
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
雖項為諫官今出守郡于條不當復以風聞言事其言
臣以密命告人伏乞朝廷取問實狀如所言有實臣甘
俟朝典于是御史交章論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
拔擢以為諫官當推公正之心夙夜以思補報而易惟
詔事程頤默受教戒頤指氣使若驅家奴頤于人物小

有愛憎易乃抗章為之毀譽附下罔上背公死黨據其
罪狀合賜嚴誅朝廷尚以易在言路為之優容愛惜事
體資序極淺與之懷州易不能內愧于心易志改行公
肆無根之謗上累朝廷意欲盜敢言之名以欺中外姦
儉之迹欲蓋彌彰伏望早賜指揮降黜以懲朋黨之風
詔賈易已罷言職不合更于謝上表內指名論事故有

是責

元祐邸報十月十六日載此言章今依舊錄附此
舊錄云御史交章論易謝表文過按此時胡宗愈

為中丞王觀為侍御史豐稷為殿中趙挺之方蒙趙此
為監察不知言者為誰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則御史或

是方蒙也文章當考蘇轍奏并增入轍奏必不付出要合存之

臣僚上言伏覩今年

八月六日聖旨吏部戶部刑部三部郎官任滿委本曹尚書侍郎保明治狀顯著可久任者特與再任臣以為此法于人情不協在士論不然也何則郎官之設雖以副貳尚書侍郎而朝廷選任非輕自昔號為清要比有屢更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知藩郡而後授者凡尚書侍郎補外止于牧守郎官之出多為監司則按治有以相及而位望不至絕遠故方其在省也有副貳之名而無

統攝之實綱條得以參舉論議得以自持也然僚佐之
于長官希合而苟從者常多忤犯而不屈者蓋鮮今著
之于法治狀必待保明則人以不得保明為患矣其權
在長官則以不得意于長官為嫌矣長官亦以去留在
我褒黜得專而自居則郎位益以卑貶苟非特立不羣
必將詭隨容悅之不暇又奚暇綱條之舉論議之持哉
國朝之制郡守雖貴官不得薦通判以為許薦之則勢
將獨在于守而倖之職有所不得行此蓋可以類推今

諸路莞庫場務丞簿掾屬之儔有勞績則必待轉運使知州保明乃統按部下小吏之法恐非先朝所以命臺郎之意也尚書省居觀闕之下凡奉職者治有能否才有優劣朝廷可以坐照執政可以目覩豈待長官保任而後知之故有害而無補臣請將保明郎官之法廢罷不行貼黃稱郎官已自朝廷揀擢既成任又治狀顯著則必有褒進乃合公議若猶待尚書侍郎保明方令依舊再任則委不近于人情法有差舛宜在改正詔今年

八月六日指揮更不施行

元祐郎報十月十八日今依實錄附此實錄云罷吏戶刑

部長貳保明郎官治狀初文彥博建明朝廷從其請為之定令而諫官論其非是遂罷之今具載言章但不知

諫官姓名當考時胡宗愈為中丞王覲為侍御豐稷為殿院趙挺之方蒙趙岷三人為察官孔文仲為左諫議

大夫韓川為左司諫丁璫為右正言

臣察上言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數

降赦令減放民間夏秋二稅積欠及坊場敗闕課利及

公人元非侵欺盜用失陷之類所在州縣觀望監司意

旨不肯依准赦令直行放免多為人吏隱藏元案公行

邀乞或十止放其二三或已放息錢而本錢尚在或已

多納過息錢不與通計作本錢勾銷或雖有曉示明言
除放而官司託以未經磨筭留滯日月或虛稱已申省
寺而未有與奪或坊場敗闕廬舍器用已無存在而猶
監錮老弱追償未已或送納齊足而不給還本鈔有窮
苦失業之民救饑寒不暇復為官司拘繫督迫畧無生
意其實為諸路監司不推原朝廷仁厚之政惟恐年計
不足有妨進用州縣官吏又牽制因循上下蒙蔽以至
於此竊以二聖臨御愛恤生靈蠲除逋負而敢爾抑遏

閉塞使朝廷有惠澤之名而其實未逮於天下恐非二
聖所以為惻恤慘怛之意也臣愚欲乞下御史臺先取
諸路監司保明事狀委無未盡案驗乃體訪民間欠負
未經行遣及雖已行遣而未盡者乞付吏議重行黜責
庶以慰遠方無告之民天下幸甚詔令諸路及府界監
司限一月疾速依敕結絕仍具保明聞奏

元祐邸報二
年十月六日

事當考言
者姓名

乙酉詔于闐國歲遣貢使雖多止一加別賜 裁定詣

景靈宮恭謝朝謁儀令大卿監侍御史以上陪祠

六月二十

七日丁未更定儀注
一歲乃徧詣諸殿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近

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鄂特凌古罪狀又竊聞舜卿奏
乞削鄂特凌古官爵續又聞鄂特凌古上章請命議者或欲
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得何者鄂特凌古
凶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葉普
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
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

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鄂特凌古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

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為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錫沁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森摩乾展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錫沁森摩乾展等合而討鄂特凌古納趙醇忠即許以生還此正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使許鄂特凌古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貽患者也故

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弗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

丙戌詔罷邕州守臣兼將以路分兵官兼之其知賓橫州悉以武臣若有邊警遣令照應其通判聽舉京朝官知縣資序以上人充 奉議郎通判宜州黃陶換授莊宅副使充廣南西路都監兼知賓州 朝請郎何琬為

工部郎中

自府界提
刑除郎中

丁亥臣寮上言竊見朝廷自開邊以來罰罪不明賞功太濫不求其實祇信其言故上下得以相蒙遠近習為欺誑每出師畧有微功則多增擄獲之數至有殺戮老稚無辜以充首級身未入行陣而買首論功官軍或有敗傷百不言其一二此風寢長十有餘年大將明知畧無詰難以致朝廷金帛妄施於選懦之士官爵猥加于無知之人夫保明軍中功罪朝廷取信以行賞罰者大將也大將詐偽不以實聞朝廷默默受其欺誑如此曠

日持久欲望賞罰皆當以服三軍之心使之赴功集事
威制夷狄豈不殆哉今諸路奏功臣恐將吏狃習故態
妄冒欺誑以虛為實以少為多以罪為功致朝廷推恩
太濫并及無功却致有功將吏無所激勸有罪之人無
所畏懼欲望朝廷嚴降指揮下諸路安撫司子細根究
據實結罪保明不容鹵莽仍令本路監司覺察虛實責
御史臺常切採訪彈奏稍有不實重行降黜庶軍中賞
罰無有不當諸將不敢欺誑軍士有所勸沮朝廷無枉

濫之費詔劄與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依詳上件臣寮
所奏應將士言功並先責元統領官根究詣實結罪保
明供申候到帥司仰更切加考驗如委無妄濫即本司
再具結罪保明聞奏并劄與逐路轉運司提刑司常切
覺察如有妄冒仰具實封聞奏考驗是實其元保明官
司當議重行降黜并劄與御史臺令採訪彈奏

此元祐
邸報十

月九日事當考
言者姓名增入

河北都轉運使顧臨等奏昨准朝旨

勘會河北自河決以來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令與

水官講畫合興修去處及所用工料保明聞奏續准朝
旨以講議河事所為名近因都水使者王孝先奏將講
議河事所與提舉修河所并以都大提舉修河司為名
竊聞舊例須是已有興修去處始立提舉修河司總領
其事今來方候河水減落見行港勢所向較量利害申
陳顯見難以預置興修司局既將講議河事所併為都
大提舉修河司又却復分講議與修河兩項行遣不惟
名實異同深慮文移交互欲乞將應緣講議河事行遣

並依元降朝旨以講議河事所為名候議定合行開修
去處奏聞及依故事朝廷差官覆實委得允當許令興
工即復為都大提舉修河司詔依所奏候議河事興工

即復為都大提舉修河司

元祐邸報十月初九日事要
見修河議論當刪取之二月

八日并四月二
十六日詔當考

戊子恭謝于景靈宮天興等諸殿已丑于熙文諸殿庚
寅于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醴泉觀

辛卯德音降西京管內死罪囚杖以下釋之耆老年八

十以上者人給酒食茶絹常加存恤為奉安神宗御容禮畢故也

丙申詔新厯勿頒夏國以乾順謝封冊及賀坤成節使未至故也 詔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問歲聽一入貢餘令於熙秦州貿易

己亥西南龍張蕃遣人入貢 先是給事中趙君錫奏駁葉祖洽廷試策語訕宗廟祖洽既罷新除禮部郎中復為兵部郎中

八月二十二日

既而御史趙挺之方蒙相繼言

君錫所駁極為未允今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並無譏訛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訛也伏望令君錫具祖洽譏訛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回毋憚後害祖洽亦上章自辯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於是蘇軾蘇轍劉攽等言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令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議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為進退不可一一指為

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詳其畧云祖宗以來
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
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為祖宗撥亂
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
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
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謬若
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提之等又言凡在朝廷大臣
率多當時考試之官祖洽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賦

因獨奏祖洽及第時臣軾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今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為不可故行減落初詔學士舍人與諫議大夫參定而孔

文仲不聯書軾等別具奏章言祖洽希合時政躡取科

級據其用心不得為無罪挺之蒙等議遂寢

孔文仲別狀奏陳必

極言祖洽罪狀故挺之蒙所奏不行惜乎舊錄不能具載而新錄遂削去也文仲舊傳稱呂公著謂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蓋本此新錄雖已辯其誣然殊不詳舊錄于君錫傳載祖洽事又云蓋先帝初以策試多士俾陳當世之務將因時適宜更張流弊而祖洽所對當上意擢居第一至是更二十年君錫等乃追咎其言協力擠之新錄獨置而弗辯信是疎畧矣

庚子詔祕書丞二年除祕閣校理 莊宅使种誼為西

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供備庫副使傳遵道為西京左

藏庫副使宮苑使彭保為皇城使領茂州刺史宮苑使
韋萬為西京左藏庫使皇城使階州防禦使帶御器械
權本路鈐轄李詳為宣政使落帶御器械充正鈐轄左
藏庫副使馬用誠為左藏庫使蕃官西上閤門使階州
防禦使包順為四方館使皇城使登州防禦使包誠為
東上閤門使人賜銀絹各五百皇城使通州防禦使趙
醇忠為西上閤門使東上閤門使果州防禦使姚兕為
四方館使皇城使王光世領威州刺史供備庫副使楊

和減磨勘一年宮苑使王文振領嘉州刺史皇城使開州團練使王瞻轉一資皇城使秦貴領昌州刺史皇城使楊進領忠州刺史西上閤門使雄州防禦使李忠傑為東上閤門使餘第賞有差自誼至醇忠以收復洮州俘獲果莊而自兕至忠傑以討羌賊有功故也 范純仁言臣竊見賞功舊格其間亦有未盡未便合行修正者皆須隨事便行改正然後不誤陛下信賞之意若或且循舊例却候將來別改條格則于陛下臨御之初將

臣方立功效之際賞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情其
關志後來雖有改更衆未必信已于邊事有損追之莫
及伏望指揮三省樞密院應今來推賞舊格中有人情
未便者即且據事改令均當行下仍一面將舊格別行
修正庶幾不誤聖政邊事早了近環慶路有臣弟純粹
論列舊例用別將作家計人數均在出戰將領名下一
處計分釐論賞不便事理分明兼臣在環慶時已曾奏
乞改革伏望聖慈指揮三省樞密院早賜施行

范純粹
奏論均

賞家計人或可刪修增入

詔裁定軍功賞格

詔京師置場糶官

倉米以平市價

癸卯尚書左丞劉摯言臣備位左右憂深責重雖夙夜盡瘁終恐無所補報竊以為國家先務莫如人才近臣事君惟有進善臣伏見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陛下識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橫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在職未

久知無不言此固陛下素所獎愛必未棄捐然臣私憂
過計恐其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不避僭越輒効一
言夫人才不同所為亦異或長于政事或善于文學或
言語侍從或行義師表今多士盈庭于此數色固無乏
事至于公忠樸直不避仇怨不附朋黨一節自守可當
大事肯為國家効死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
前世以來不易得也譬如人之身耳目手足肌膚爪髮
闕一不可然而四肢者必以骨為主故自古人君崇獎

忠直謂之骨鯁之臣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言
猛獸在山則山中之物無敢犯者如直臣立朝則姦佞
有所憚畏也今堯俞等皆有骨鯁之大節公論所重邪
黨所畏況當陛下明辨忠邪汲汲進賢之日而反使數
人流落外郡為姦邪所使臣實痛惜兼觀近日言路稍
異于昔雖章奏交上論議不少然而所推薦者非豪強
則親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怨隙朋比之心公無忌憚
陛下試取近來言者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于至誠

言出于忠信憂國如饑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乎
孤立不懼彈劾權強赤心事上畧無私意有如巖叟者
乎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
燾及易者乎以此驗之真偽立見今聖明在上方修善
政而羣小不快爭進於下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
陷善良動搖政令紛紛籍籍甚可懼也然上下相罔誰
為陛下辨之者當此之時惟且收聚人才使在朝廷若
正直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矣臣踈賤拙直

無毫髮親黨之助猶蒙二聖選拔致位於此恩至厚矣
則報効之心豈宜比衆人故當知無不言敢避罪禍臣
願聖慈深賜省察特發睿斷召此數忠正之臣入備任
使以慰公議以消姦黨天下幸甚貼黃呂公著等亦曾
同議此數人皆與臣意無異但以前未測聖意所以未便
奏陳臣故密獻此言若候因臣僚進擬而後召之即不
若特降中旨付之三省庶使恩命出于陛下又貼黃或
未欲一并召還堯俞巖叟舜民三人本乞外任不是責

降願先次指揮或未欲指定差遣即且召赴闕聽候指
揮亦無不可並乞聖意裁度又貼黃堯俞巖叟因累章
乞留舜民朝廷不用其言遂乞外任即無罪犯燾因面
責給事中張問不能封駁舜民文字遂責降中外皆言
燾實無罪却曾上言乞罷禮部所議車服事為權要所
怒遂有此責舜民因論邊事偶言及大臣遂罷臺諫乞
外任亦非犯罪即今邊事次第一一如舜民所言則是
識慮過人雖有罪尚當假借況無罪乎賈易極論朋黨

事甚有本末不避仇怨為國家分別是非人臣所難既授外任又因謝表再說及前事遂為怨者所排再責遠小處又貼黃臣願陛下將此數人責降外任因依及從來論事章疏首末觀之察其趣向所在則事理自見無可疑者若臣一言稍近不實甘被誅戮又貼黃臣與堯俞燾巖叟布衣相識備知其所存決可保其不負朝廷任使舜民易舊不識之但聞其操守公正士大夫間稱道者十有八九惟是邪人惡之

甲辰泉州增置市舶從戶部尚書李常請也

常本傳云請復舒鄂

諸州錢冶與泉州市舶
泉州市舶已見餘當考

丙午寶文閣待制李之純為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左司員外郎朱光庭為太常少卿

光庭舊傳云遷太常少卿右正言丁

臨論光庭昔為小官曲奉權要推行法令又極殘苛黨附程頤傾敗善類奉使河北邀求名譽並邊州郡儲蓄一空言雖不行士論快之新錄並削去

右司郎中韓宗道為太府卿

承議郎直龍圖閣張汝賢為左司郎中 陝西轉運使

范子奇提舉崇福宮

前華州司戶參軍廖正一為正

字

正一除館職不必書要附見蘇軾發策為楊康國趙挺之王覲所論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三年正

月十九日可考

資政殿學士王安禮提舉崇福宮言官論其

託疾辭遠而安禮亦自請奉祠故有是命 太常少卿

范純禮為江淮等路發運使以御史論純禮以廕得官

不可任奉常也

此據舊錄及新錄蘇轍作誥詞乃云純禮自乞補外呂公著家傳亦云孫升論

純禮別在五年八月為給事時

熙河蘭會路勾當公事宣德郎軍器

監丞游師雄為奉議郎充陝西轉運判官賜緋章服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劉舜卿為團練

使充馬軍都虞候旌其議邊事之勞也 詔果莊易檻

車護送大理寺劾治以聞引見準辟囚例押入殿初議
欲留果莊在邊范純仁言臣近日親聞宣諭欲留果莊
在邊以招其子臣等奏對不若且令到京再蒙德音三
省樞密院且更商量止果莊於沿路所到處別聽指揮
臣有管見已曾錄與文彥博以下看詳亦合上瀆聖聰
且畫一條具如左一朝廷獲罪人若畏其子弟之強防
其讎嫌而不誅則典刑廢矣如梁葉普之輩假設獲之

若有強子弟則亦將養養矣若止欲存果莊而招其子則有逐件利害一若存果莊以招其子必曰我父之存由我輩在我若往則父子俱死如此固無東身歸朝之理若使復統部族効力伸報則果莊常宜存在忽然死亡則適足為其怨叛之資却貽後日之患一果莊本非君長止緣誘殺景思立而覆其軍干犯先朝罪大而告子裕陵設若留之有用尚恐不快神明之怒今留之無益則告陵之典乃是虛行一果莊今已七十餘歲設使

可繫其子之心亦無多日况更囚處異鄉憂愁寂寞其
死朝夕可待既死之後其子必却歸怨朝廷雖諭以善
終亦必不信兼是向罪人之子解紛深損朝廷威重若
任其疑怪則彼必曰既誤我降而殺我父則將怨叛有
名一存果莊若不稍使寬足則必無聊而死若使之寬
足則戰士當星霜矢石之苦皆有不如之歎一果莊自
先朝以來前後殺害中國兵將蕃漢人民為數極多死
者冤憤莫伸其家孤寡窮獨之人恨不嚙食其肉今得

朝廷生獲日望藁街之戮以快存沒之冤而今乃存養
供飼過于有功之人徒使激憤幽明有傷和氣一朝廷
賞功雖不繫果莊存歿然用命死戰之人見朝廷將其
所獲怒而誅之則其心喜快若釋而養之則其心憤鬱
今大寇未平尤當體察將士之情一果莊之獲本由熙
河蕃將怨其害已故對游師雄憤怨請行今既冒死獲
之使其不得甘心亦恐愾其鬪志一交趾方欲妄起事
端若果莊戮于京師則四方易得傳聞交人亦得寢謀

兼使其他外國尊畏中國一鄂特凌古見令宜木沁來求果
莊俟得然後納貢若存果莊在邊不惟鄂特凌古以不如
所請遷延為名未肯納貢兼其詞已曰果莊在中外一
般若今留之在邊厚加奉養恤其羸瘠則正符鄂特凌古
之言彼將市恩于果莊之子何暇復感朝廷哉一誅果
莊則上可伸先帝之怒其次可正朝廷之法使外國知
畏又其次可雪踏白南川之讎增戰士之勇快神人之
憤又可使鄂特凌古知朝廷果子誅惡不敢侮慢邀求早

為納貢此一舉而數利從之也于是果莊始赴獄

九月未蘇

軾奏
可考

初議西邊事近臣多進計請盡還以侵地呂公

著及呂大防獨持不可及果莊就擒西賊退却或又言

果莊宜優命以官置之秦鳳或言遂放歸以責其來效

又言熙河克捷涇原守禦之功皆不足賞公著曰果莊

為邊患二十年先帝欲生致之而不可得今二聖待以

不死其恩固已厚矣尚何官之有況可放乎疆場之功

雖不可過賞然有勞不報何以使人上皆納用焉

此據
呂公

著家傳或附十
二月十二日

丁未范祖禹乞于通英閣復張掛仁宗時王洙蔡襄所
書無逸孝經圖從之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

宋 李燾撰

哲宗

元祐二年十一月壬子知鄆州龍圖閣直學士滕元發
知瀛州 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蒲宗孟知鄆州 朝散
郎監都進奏院王伯虎為校書郎

癸丑復行慶關從中書侍郎呂大防奏請也

編錄冊有此當考詳

甲寅詔運淮南二浙所糴穀四十萬斛賑濟京東路

乙卯右僕射呂公著中書侍郎呂大防尚書左丞劉摯

右丞王存同上疏曰臣等竊以朝廷設諫爭之官固欲

開廣視聽以盡下情然言事之臣所言無由盡當須繫

朝廷審擇其言或不可用自當置而不行若復挾情用

意則尤不可不察伏見諫議大夫孔文仲累有文字論

列左司員外郎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其言殊為乖

謬臣等昨日已曾面奏謹具條陳以聞一孔文仲稱朱

光庭本無異于常人止緣朋附推薦驟居清要謹按光庭進用之初惟是司馬光與臣公著公著與光庭素不相熟但見司馬光累稱于朝陛下御筆親擢為諫官即非因朋附推薦而進一孔文仲稱朱光庭未嘗獻一公言補一國事謹按光庭自任諫官僅一年半前後所上章疏不啻數百賜對便殿亦及數十凡內外法度有未便于民者小大臣僚有不允公議者光庭不避仇怨未嘗不言兼已往往施行此皆陛下素所深知豈可謂之

未嘗獻一公言補一國事一孔文仲稱朱光庭二年之間躡等超拔望輕資淺恩寵太過臣等竊以朝廷用人固不當專較歲月兼自來兩省以上差除亦不曾專用資序況光庭始初自因御筆親除為左正言一年後自正言遷司諫即非躡等後來因光庭累次居家待罪一次為言蘇軾一次為言張舜民罷為右司員外郎亦非超拔今來自都司除太常少卿雖班位少進亦非峻遷且如光庭同時諫官蘇轍係知縣資序供職在光庭後

今已為中書舍人又如孔文仲進用在光庭後已是校書郎歲餘為左諫議大夫則光庭除少卿豈是恩寵太過一孔文仲稱太常貳卿職嚴地密使光庭居之登列諫議擢領風憲皆可也臣等竊以朱光庭今來止是除太常少卿何以知其後為臺諫兼朝廷若欲用光庭為臺諫官只是左司員外郎除授有何不可一孔文仲稱朱光庭一日得志援程納賈當不旋踵謹按程頤賈易或罷歸鄉里或黜守外任朝廷亦未有召用之議然光

庭今來止是除寺監官其職事尤輕于左右司豈能援
程納賈借使程願賈易復至朝廷于國家豈有所害只
是文仲黨與自以為不便耳臣等蒙陛下任用列居輔
弼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只知為官擇人不敢顧避人情
其朱光庭臣等亦非以其人所為盡善但今來既知孔
文仲所言不當若却將朱光庭除命寢罷則恐從此浮
言寢盛止人難立朝廷之勢日就陵遲兼陛下既以臣
等為執政之官而不許臣等執持政事臣等亦何以自

處伏望陛下曲回聖聽特賜省察其朱光庭除太常少卿新命欲候來日簾前面稟或更有臣寮黨助文仲論奏亦乞陛下察其情偽無至眩惑乃寢文仲奏光庭竟

就職

公著家傳又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恣不曉事數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自程頤賈易相繼去騰

說者曰益勝于是李常杜純范純禮各求補外公與執政面奏善人懼讒邪而不敢自安非朝廷之福也上嘉納焉文仲晚乃自悟為小人所絀感憤嘔血而卒按文仲卒于元祐三年三月戊辰此云感憤嘔血更須考詳李常乞補外於實錄及本傳俱不見今據常奏議附此月末杜純七月二十八日已知相州范純禮十月二十

八日為發運亦有言章家傳所言似未可信也舊錄孔文仲傳云以引經背理又懷異求合考官意神宗察之

遂熙不用新錄辨曰據范鎮奏言文仲對策切直而史官以為引經背理懷異求合恐非其實自以引至遂十八字今刪去舊錄云論崇政殿說書程頤汚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得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新錄辨曰程頤一代名儒世所矜式謂其污下儉巧素無鄉行及遍謁貴臣歷造臺諫恐非其實刪去二十五字舊錄云凡先朝政事詆毀無所不至新錄辨曰諫官言事所見各有不同謂之詆毀過矣今刪去舊錄云後宰相呂公著謂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則文仲之為人可知矣新錄辨曰呂公著之言恐未必有此且文仲所論青苗免役保甲保馬鹽茶之法當時廷臣論者非一一時公議如出一口豈皆為蘇軾所誘脅而盡用軾意乎非呂公著之言明矣以上二十九字今刪去

丙辰肅遠寨巡防右侍禁戴榮追兩官蕃官東頭供奉

官巡檢募化追一官罷任以擅入西夏界侵掠也 樞

密院言淮南轉運副使趙偁奏伏覩將官敕自先朝已有衝改條件自後亦有衝改未曾刪正其間多有不可施行事件難以照用竊慮諸將武人坐守本敕欲有所違則畏罪欲有所施行則難用緩急有誤兵律大事望詔有司再加詳擇刪正以付諸將按元豐將官敕府界京東西路二百五十六條河北路二百五十五條河東路二百五十八條河南路二百五十一條其逐路將兵

敕內已衝改者共二百四十餘條續降二百五十餘條
兼陝西五路將敕約六十四條與諸路將敕參用後亦
未經刪潤施行之間多有疑惑欲令承旨司取新舊條
重行刪定從之

併行狀乃
不載此

詔廊延路經畧司如夏人

欲通和即令疆吏告諭先具謝表及盡納陷沒人分畫

邊界畢乃敢奏達候旨通貢 復漣水軍

趙併行狀初
元豐間務省

徭役嘗併廢郡邑自後稍或改復于是漣水縣亦求復
軍而靈璧鎮又已陞為縣併以為廢興郡邑非有大
害不得已者何必改作今復軍立縣則必增置官吏選
易戶稅擾費甚重雖城郭之民利在交易而農民實被

其害乃獨上奏論之請如先帝詔且罷靈
壁由是復罷靈壁縣而漣水止立軍使焉

庚申以果莊入獻于崇政殿詰犯邊之狀及諭以罪當
誅死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果莊服從釋縛

吏部侍郎孫覺言歷代相承每遣使者以行黜陟今天
下萬里使者不為少矣然自陛下即位以來使四方者
有能推行陛下保養元元之意不使暴政侵漁慢吏姑
息如唐陸贄之說能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
登雋又四賦輕財費六聽保罷瘵五要簡官事如是者

雖有其人不以聞不可也無其人不救其弊尤不可也
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詔大臣立法專令御史
臺糾舉以聞設若下吏貪贓犯法與弛慢不才及才賢
過人使者宜詳知之一或不知猶可至二三人焉則使
者為不職矣乞以臣言降付三省委御史臺糾察仍降
詔諸路使預知此意貼黃稱臣訪聞四方使者以陛下
即位以來罷行青苗免役及市易等事以為朝廷專務
姑息雖有貪贓不法之吏莫敢誰何以故民受其弊臣

故敢乞令御史臺彈奏若黜一人歸吏部則其它莫不聳動矣詔劄與諸路及府界監司仍令御史臺常切覺

察

編類冊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有此但無名今以舊錄三年五月四日所書考驗增入

是日

三省奏檢會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二日指揮今來科場且依舊法施行四月十二日指揮仍罷律義六月十二日指揮今後科場程試不得引用字說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已見即不許引用申韓釋氏之書考試官不得于老列莊子內出題舉經明行修人京東京西河

北陝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江東江西福建河東兩浙
成都府路各四人荆湖南廣東西梓州路各二人荆湖
北夔州利州路各一人委州縣當職官同狀保任申監
司監司再加考察依上項人數聞奏仍于發解前牒報
本州與充本州解額赴省試無其人則闕上件逐次朝
旨並已施行外今欲依下項一考試進士分為四場第
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試律
賦一首律詩一首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問子史時

務策三道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一新科明法依舊試
斷案三道刑統義五道添論語義二道孝經義一道分
為五場仍自元祐五年秋試施行其諸路舉到經明行
修人如省試不合格即未得黜落別作一項奏取指揮

從之

元年閏二月二十二日詔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
御史臺國子司業集議劉摯所論科舉法四月十

二日罷律義蘇轍奏乃四月三日非四月十二日不得
引用字說已見六月十二日立經明行修額當考六月
二十四日方有指揮額在六月十六日三年六月五日
當并此四年四月十八日又別定四場試法舊錄云詔
進士以經義詩賦論策通定去留明法增論語孝經義
將來一次科場未習詩賦人依舊法取應解額法不得

過元額三分之一令禮部立詩賦格式以聞先帝罷雕蟲篆刻訓以經術士知義理之學至是復兼詩賦新錄辨曰神宗厭雕蟲篆刻之學訓士以經術甚盛舉也其後因詞臣答高麗書不稱旨懼學者觀書不博無修詞屬文之意亦慨然念之至是以詩賦兼經義取士亦推神宗之意也史臣之言不究其繇以欺後世今刪去將來一次科場乃三年六月五日指揮舊錄并入此新錄因之今仍見本年月日又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可考政目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三省奏立經義詩賦兩科下議從之當并考

知徐州天章閣

待制楊繪知杭州

壬戌戶部尚書李常轉對陳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別

守宰廢貪賊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其存鄉舉欲乞詔

天下州郡當貢士之歲許于解額內弗試而貢一人問里之士擇其孝悌忠信通博者以告守令守令同察而告之監司監司覈實可否而上之禮部禮部萃而察之等差而上之朝廷朝廷隨其等差參諸貢士而官之其別守宰欲乞分守宰掾丞佐貳為二塗使才不可為守宰者終身為掾丞佐貳才可以長民化下者雖久為守宰可也其廢貪賊欲乞詔有司凡以正賊抵罪者一切廢置弗復用其才能卓異不幸註誤許卿大夫二人以

名上之付有司議其狀或可收也降等而官之終弗變也卿大夫同其罪其審疑獄凡獄訟不得無可疑可愍之情官吏畏罪或取疑愍者遷情就法而殺之望降詔開示引列郡疑愍之獄皆以實情上請付有司議之或失于誤妄亦如昔者貼放其罪其修役法曰比下役法於四方而付其書于戶部以臣之愚靜而思之未見其

必可久也詔廢貪贓審疑獄令刑部立法

常轉對七事據常本傳及

奏議信錄但載廢貪贓審疑獄二事且云詔刑部立法而新錄並削去但于新傳載其目耳今依舊錄見本日

仍采存鄉舉別守宰二事出之
修役法則常自有別秦今附見
常又言臣伏見熙寧以

來變差役之法俾稅戶悉輸貲募閒民而役之輸貲既
久民力寢弊故復議差法庶稍近古今以成書降付戶
部使之推行矣竊緣四海之廣萬姓之夥風俗好惡既
已不同而上戶富安下戶空匱富安則以差為病空匱
則出力為宜誠不可以一法治也今治以一法不免人
情猶有未安之處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以至
誠惻怛臨制億兆詔令所加惟恐一物失所今為法之

大溥及遠適苟小有未盡何以副至仁溥愛之心哉臣
待罪戶部默視而不言罪不容赦夙夜伏思竊以為法
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此可久者確論也輒采
差助二法隨上下所宜條具梗槩若便民而可久也伏
望聖慈付之有司更加博議庶或上裨聖政之萬一不

勝幸甚

役法成書付戶部實錄不著因常奏乃見之當
在二年冬也常條叙役法劄子自言不令人吏

書寫文多不載又常別有劄子云因轉對言法無新陳
論無彼此今轉對七事修役法乃無此言獨此劄有之
則此劄子并條叙役法劄
子並因轉對時列上也

復橫州永定縣 正議大

夫致仕張問卒

甲子復西京潁陽洛陽縣

丙寅大雪

按宋史大雪係乙亥日

丁卯冬至詔賜御筵于呂公著私第初有司以故事賜冬至節會既獲免矣至是以嘉雪應期朝廷無事中旨特令公著與輔臣近侍宴樂其日又賜教坊樂七十人又遣中使賜上樽酒及禁中果實鏤金花皆瓌奇珍異十倍常數又遣近侍賜香藥以御飲器勸在席酒甚苦

惟于公著頗寬又出御前錢賜教坊樂人百緡開封衙
前樂人五十緡及管勾使臣等四十緡至晡復賜掾燭
二十秉且傳令繼燭坐皆異恩也

此據呂公著家傳
當別刪修或削去

庚午詔以雪寒停在京工役三日遣官疎決在京及府
界繫囚

壬申詔侍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
者二條進入仍旬一錄申三省先是吏部尚書兼侍讀
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襲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

詔史官學士采新唐史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故有是詔頒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以已

意反復言之 權發遣涇原路經畧司公事馬軍都虞

候劉昌祚為殿前都虞候權涇原路兵馬鈐轄皇城使

萬州團練使張之諫為西上閤門使以備禦夏人有勞

故也

張舜民誌劉昌祚墓已具注九月十日已未合相參照

太常博士孔平仲

祕書監丞姚勔兩易其任

二人易任必有故當考

兩浙轉運副

使朝請大夫韓晉卿知滁州兩浙轉運判官朝散郎葉

伸為轉運副使

甲戌戶部侍郎張頡為寶文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
中書舍人蘇轍為戶部侍郎天章閣待制顧臨為給事
中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為中書舍人 監察御史趙挺
之言去年北邊州郡多被水災朝廷專委左司諫朱光
庭奉命出使體訪賑濟而光庭公違法意自上戶第一
等至第五等遍下州縣并行支貸不論豐凶不計等第
倒廩傾倉名為借貸而其實抑勒分配臣願朝廷早議

賑濟之法將來催索上件借貸亦乞寬為限期以惠百姓所有光庭違法害公貽惠百姓之罪亦乞賜責降施行又監察御史方蒙言朱光庭奉使一出而空河北措置之財且措置司物料其經營之勞多矣僅給散有方雖水旱凶荒可為累年之備一饑而散之殆盡乞行黜降以協輿論詔朱光庭具折以聞

光庭具折當考光庭奉使在二月二十六

日甲戌

乙亥詔雪寒異于常歲民多死者宜加存恤給以錢穀

若無親屬收瘞則官為塋之 罷內殿承制至差使試

換文資法

舊錄云元豐中歲聽武臣以藝業詞賦乞試取其中格者因所長而用之至是罷去新錄

辨曰法未嘗不善人自撓之耳武臣得以藝業列實文階待之至厚久則請託之風行僥倖之弊生焉故不得不革非有他也史官之言合刪去元符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當考編錄冊都省送下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勅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白劄子檢會元豐令內殿承制至差使願換文資者聽召保授進乞試又條有官人並許應舉勘會內殿承制至差使自來依參選入例止試斷案刑統大義時或議比換文資者詳武臣自有鎖應條貫欲今後不許每年試換文資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丙子詔以雪寒促決見因

是月戶部尚書李常自乞捍邊且言昔先帝勤勞累年
貯蓄邊備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共五十六百
餘萬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庫封樁錢及千萬貫總金
銀穀帛之數復又過半邊用不患不備此臣所以敢辭
大計之責而願守邊也

呂公著家傳云自程頤賈易相繼去李常杜純范純禮各求補

外而常傳不載因常集有此劄子附見十一
月末亦欲取元豐所積錢物數表而出之也

十二月庚辰承議郎殿中侍御史豐稷為右司諫朝奉

郎楊康國為監察御史

據劉安世劾胡宗愈章康國乃
宗愈所薦五年五月又以工外

除朝議大夫李杲卿為太府少卿朝請郎太府少卿王
子淵為京西路轉運使承議郎知北外都水丞公事張
景先為京東路轉運判官 樞密院言西蕃齊暖城首

領烏戩新雅克父母妻子內附昨鄂特凌古數欲遣使入貢不
若乘此獎勵烏戩新雅克密諭令據城壁為漢固守如能與
溫錫沁同謀併力以拒青唐豫為要約授以爵命自通
貢使委知熙州劉舜卿措置勿失機會先以衣帶儀物
與之使生羌知勸其附屬人有應補授可以合謀舉事

則許之金帛官職以結其心兼許烏戡新雅克招諭未附舊

族聽將部族過河北主領舊地從之

新錄及青唐錄與此小異其載後當考烏

戡新雅克前此未見青唐錄云邈川東界齊暖城等處大首領烏戡新雅克聞果莊已擒部族震恐以為漢兵朝夕及已也遂請知蘭州王文郁乞同父母妻子部落一萬口內附劉舜卿以聞朝廷許之徙于河州南境授烏戡新雅克俱備庫使新錄刪改云樞密院言西蕃齊暖城首領烏戡新雅克舉其家內附昨鄂特凌古數欲遣使入貢宜乘此獎勵烏戡新雅克密諭鄂特凌古令與溫錫沁同謀併力以拒青唐兼許烏戡新雅克招諭未附舊族過河北主領舊地從之按青唐即鄂特凌古也今令鄂特凌古與溫錫沁同拒青唐殊不可曉新錄刪改舊錄似相牴牾今只用舊錄

范純仁言臣竊見昨來涇原夏人舉國入寇只為熙河

捉獲果莊又因諸路齊心牽制所以賊兵早退其間有
出師雖晚者亦能斬獲立功共壯朝廷威武臣雖曾與
安燾進呈得旨將所獲五釐已上各賜茶藥其不及五
釐者更不支賜臣再思慮得諸冒險深入血戰立功偶
全性命而歸所獲雖不及五釐以其艱危辛苦必望聖
恩垂恤若全無霑及必謂朝廷不知其勞則捐軀為國
之心却成虛設伏望特出聖恩將昨來應出兵牽制有
勞將官使臣並一例等第支賜茶藥以明陛下知其勤

勞勸其後効純仁又言兵士軍校皆有特支惟蕃漢使
臣全無所及在朝廷安樂之地至于音樂伎藝雖有一
日之用亦必須霑賜而冒死出界破敵來往動經旬浹
都無所及實為闕典銀合止自五兩以上所費至小得
與不得所校不多但以聖恩所賜人情甚重臣所以再
三論列詔諸路牽制將官雖所獲不及五釐特降等頒
賜茶藥用純仁之言也

此月二十二日范純粹論
就賜曲珍等銀合可考 純仁

又言臣近為劉舜卿用李憲例一面支賜金帶銀器等

與立功將臣及誤支與走馬承受樞密院與文彥博三省同議降旨戒約昨日臣已書底本進入蒙畫依降出臣再三思之方委舜卿經營鄂特凌古并嘉木卓城及河南一帶生羌理當寬其銜勒使放心集事若約束太急却恐畏罪蓄縮有誤委寄乞賜聖擇

劉舜卿事不得其時
行狀附不及五釐亦

賜銀合茶藥後令
從之其聽否當考

壬午遼主遣寧昌軍節度使耶律拱辰客省使海州防禦使韓懿來賀興龍節

乙酉以大雪寒賜諸軍薪炭錢再令開封府閱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量老少給之 權知開封府錢勰言本府事務煩有非次急速不可闕官乞朝會起居輪推判官在府并假日輪左右廳各一如防河救火免次日朝會從之

丙戌興龍節羣臣及遼使初上壽于紫宸殿

己丑以大寒上服藥罷集英殿宴

上服藥據呂公著家傳

壬辰樞密院言烏戩新雅克部族兵七百人婦女老幼萬

人渡河南正要羈縻得所令劉舜卿措置時給糧食質其首領及強梁之家近親於城中以防姦詐仍諭烏戩新雅克勿失河北地或據嘉木卓城哩恭宗堡令河州量事力為援或乘機難待報者聽以便宜從事方夏人與西蕃連衡宜多方經畫嚴戒邊吏明遠斥堠先事為備以破姦謀從之 詔以度牒五百給都水監其民戶蠲役之半免起丁不及半則就所隸及隣州工役差防河役夫不足以雇直募充

新錄
削去

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滕元發

與龍圖閣待制知成德軍蔡京對易以元發父名與府號同自陳故也 詔選內侍四人提舉賣炭草場

甲午賜京師廂軍諸司人及剩員薪炭錢其癯老凍餒者遣官即營中計口給之畿縣貧乏不能自存及老幼疾病乞丐之人應給米豆勿拘以令 詔劉誼妄上章

疏與宮觀

政目十六日事當考詳增入三年三月末云云可入此

丙申詔將官罷任樞密院審量雖年及六十堪為將者仍舊 臣僚上言伏見熙寧元豐之間併廢州縣甚多

其大要欲以省官吏寬力役也近歲議者頗謂併廢州縣雖可以省官吏寬力役而不能無害者封疆既闕則輸稅租者或咨怨于道途官吏既去則為盜賊者或公行于市邑以至訟訴追呼皆非其便此朝廷不得不慮也故元祐元年二月九日勅廢併州縣令諸路轉運提刑提舉司同共相度合與不合併廢具利害聞奏緣此諸路已廢之州縣並多興復今年十一月內興復者四處河南府之洛陽縣潁陽縣橫州之永定縣連水軍是

也臣愚竊謂興復州縣若別無大利害則惟坊郭近上
人戶便之鄉村上戶乃受其弊也何以知其然也州縣
既復則井邑盛而商賈通利皆歸于坊郭此坊郭上戶
所以為便也復一小邑添役人數百役皆出于鄉村此
鄉村上戶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勅
相度幾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復者令下之
初皆已復矣其可以復可以不復者仍遷延至今彼坊
郭上戶倡率同利之人誘鄉村之下戶共為陳請轉運

司不從則訴于提刑司提刑司不從則訴于轉運司前
官不聽則訴于後官必至于復而後已故遷延至于今
日而復者皆非利害明白不可以不復者也况自朝廷
行差役法中外莫不以為宜而論者獨以地薄民貧之
邑鄉村應役之戶不多者難得番休為患也此雖州縣
所在利害不同要之役人不可以更有增添乃天下之
所同也今諸路方且攀緣前歲一時指揮而復縣不已
增鄉村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竊以為非便也臣欲望聖

慈特降指揮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勅更不施行從之

舊錄云詔罷復已廢州縣勅熙寧間裁併州郡縣以省官吏寬力役至元祐初任事之臣務以變前為是多所興廢一邑增民役數百困農人以利市貿議者率以為非遂蠲此令新錄辨曰罷復已廢州縣敕已載其實矣史

官之言
合刪去

丁酉朝奉郎韓治為秘閣校理

己亥樞密院言天村諸峒蠻侵掠邊戶已進兵討蕩詔

胡田聽李茂直約束無輒滋事

胡田知渠陽軍蘇轍語
詞係七月二十四日李

茂直湖北
路轉運使

庚子詔郡縣役多民戶不及三番處以單丁女戶等助

役錢募州役尚不及兩番則申戶部

舊錄云自復差役法狹鄉下邑有不

能番休者遂降是詔新錄辨曰差役法有不
便詔已革之無可疑者史官之言合刪去

樞密院

言環慶路差副總管曲珍總領將兵出界討蕩牽制涇

原路作過賊馬計都二萬一百人折外獲一千二百一

十六級所獲得五釐以上詔副總管曲珍支四十兩銀

合一具本路都監支二十兩銀合一具將官各支十五

兩銀合一具部隊將使臣各支八兩銀合一具無所獲

各支五兩銀合一具茶藥依例隨合大小支仍委本路

帥臣就賜

二十二日聖旨范純粹論列
在明年正月七日今并入此

經畧使范純粹

言竊思昔年雖有隣路牽制應援之法多是兵將官不
務公心不以隣路被寇為己職或量以小小軍馬或故
為迂遠徐徐觀聽備數塞命而已故徒勞人兵了不及
事所以中間朝廷議論悉罷隣路牽制策應之法遂致
永樂之禍臣自領漕關中至忝今任累累論列二年之
間方蒙朝廷定議再立牽援之制昨來九月初五日晚

得涇原路報賊公牒臣于是時遣委曲珍以下點兵束
裝共在三數時刻之內翌日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踏
橫山險絕之地大破賊巢臣謂涇原賊衆到漢界三數
日諸城堡寨被圍未幾彼所以解去者珍之功也及其
還師百有餘日珍等以下杳未聞朝廷畧有恤勞訪聞
得近下使臣以至列校私相與語曰涇原雖被寇而兵
將集于城中未始出也尚蒙朝廷遣使問勞厚有恩賜
我曹解隣道之阨血戰于數百里之外朝廷必不忘我

姑俟命臣雖聞此言而無以應之今准前項朝旨止令
臣就賜茶藥臣竊謂將佐士卒之所以有望恩賜者非
三五星白金之謂也願朝廷知其勞績蒙朝廷一語獎
勞則軍中榮耀甚于華袞之贈人情不遠可以度見今
若但就州帑人給白金數兩則涇原隣例事體相形似
未副將士之所以私語竊望者臣恐上則不足以宣朝
廷所以勞還之意下則不足以激將士赴功之心邊境
未寧事繁勸沮所有今來就賜指揮臣並未敢輒以語

人見封印收掌欲望聖慈深賜詳察只遣近下使臣依
涇原路例就慶州勞問出界將官曲珍以下大小使臣
及押賜合得銀合茶藥示朝廷勸賞不忘功之意在朝
廷無所增費而于本路士氣有以激勸稍厭人情不為
小補貼黃自曲珍以下回軍未聞朝廷別有賞勞臣愚
夙夜以思欲有所請則臣係帥領在已有嫌欲默不言
則將佐有望今准前項朝旨已指定專賜出界將官已
下然後臣可無嫌矣方敢仰瀆聖聰至于將來曲珍以

下賞功恩典伏望聖慈體念邊事未休牽制應援之法
復行之初珍等乃能竭盡忠力涉險履危為朝廷解隣
路之阨似非被寇自為禦捍之比特乞出自宸衷與珍
等例外優賜推恩所貴今後諸路兵將不以隣路為彼
我共知公心為朝廷了事

純粹此奏從違當考三年二月十六日曲珍乃遷遙防

朝奉大夫直祕閣黃廉為左司郎中廉嘗語其子弟
昨按察川陝茶政隨事制宜便于公者不苟去以為名
害于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論者未以為然是歲遂代前

官領茶馬事前日所以繩治人者皆身當之在職歲餘
法無毫閔不可行者士大夫乃頗見信故知無成心以
制事利害則姑聽之在人人在已無間然矣初陸師閔時
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培克斂怨無所不至歲乃
得二百萬緡及廉將使事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
百二十萬緡也 工部郎中盛陶為右司郎中 朝奉

郎宋匪躬為正字匪躬敏求子文彥博薦之也

彥博薦
從政目

朝奉郎仇伯玉權同管勾陝西等路茶馬事兼提舉

買馬

壬寅左司諫韓川右正言丁騭進對太皇太后曰大雪
民間不易已令散錢還均濟否川等對曰聖恩周悉細
民幸甚 詔陝西河東路經畧司戒諭諸將常為出戰
備伺候近塞二百里內有屯聚則出其不意為倏往倏
歸之計

此蓋用安燾計
九月十六日

詔頒元祐詳定編敕令式先
是蘇頌等奉詔詳定既成書表上之曰臣等今以元豐
敕令格式并元祐二年十二月終以前海行續降條貫

共六千八百七十六道取嘉祐熙寧編勅附令勅等講
求本末詳究源流合二紀之所行約三書之大要彌年
摭撫極慮研窮稍就編謄粗成綱領隨門標目用舊制
也以義名篇倣唐律也其間一事之禁或有數條一條
之中或該數事悉皆類聚各附本門義欲著明理宜增
損文有重複者削除之意有關畧者潤色之使簡而易
從則久而無弊又按熙寧以前編勅各分門目以類相
從約束賞刑本條具載以是官司便于檢閱元豐勅則

各隨其罪釐入諸篇以約束為令刑名為勅酬賞為格
更不分門故檢用之際多致漏落今則並依熙寧以前
體例刪修更不別立賞格又以古之議刑必詢于衆漢
以春秋斷疑獄發自仲舒唐以居作代肉刑成于宏獻
復有因人奏請隨事立條讞報實繁去取尤謹曩時修
熙寧勅止據嘉祐舊文元豐勅亦只用熙寧前例增損
刪定更不修考日前創法改作之意今則斷自嘉祐至
今凡二十餘年海行宣勅及四方士庶陳述利害參酌

可否互有從違又以人情多辟法意未周須藉增裨乃為詳密考東都之議應劭有臣所創造之言按慶厯之書羣官有參詳新立之例今來勅令式內事有未備與刪定官等共同討論具為條目者即依慶厯故事注曰臣等參詳新立又以法令所載事非一端郡縣省臺紀綱繁委前紀所述皆有別書魏律則尚書州郡著令自殊唐格則留司散頒立名亦異皆所以便于典掌不使混淆其元豐勅以熙寧勅令中合尚書六曹在京通用

并一路一州一縣事並釐歸逐處若盡收還慮致叢脞
今合以該五路以上者依舊勅修入勅令其餘有事節
相須條制相類可以隨事生文不須別立條法者雖止
該一路一司並附本條編載又有專為一事特立新書
若景德農田慶厯貢舉皆別為條勅付在逐司今元祐
差役勅先已成書并近歲專為貢舉出使立條者既不
常行遇事即用並已釐出不使相參其有一時約束三
省奉行廢置改更蠲除省約既闕治體須俟僉同大則

奏稟于清衷次則諮議于執政既有定論咸用著篇又
按刑統錄出律內餘條准此附名例後旁舉諸條各以
類見今亦以勅令中如此例者六十四件別為一篇凡
刪修成勅二千四百四十條共一十二卷內有名件多
者分為上下計一十七卷目錄三卷令一千二十條共
二十五卷式一百二十七條共六卷令式目錄二卷由
明一卷餘條准此例一卷元豐七年以後敕書德音一
卷一總五十六卷合為一部于是雕印行下

元祐勅令
崇寧元年

七月十日詔並行毀棄今諸州法司亦往往無之恐因循失墜乃擬取蘇頌表詞具載于此新舊錄並稱壬寅日頒行今從之明年二月十八日蘇頌等推恩

監察御史楊康國言臣昨于

朝堂見百官聚首共議學士院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其時臣未有言責無緣上達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聞也此必無人為陛下言其不可之狀致朝廷尚稽竄責臣今幸遇聖恩擢置言路豈敢畏避緘默偷安竊祿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且石勒一僭偽之主猶曰終不學

曹孟德司馬仲達孤媚以取天下臣為人臣不忍盡道

石勒之語撰策題者蘇軾也

康國云云據編類章疏乃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所

奏也二十八日趙挺之云云三

年正月十九日王覲云云

甲辰遼主遣瑞聖軍節度使耶律仲宣泰州觀察使耶律淨正議大夫守崇祿卿郭牧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史館修撰姚企程來賀正旦

乙巳詔湖北轉運使李茂直溪峒非元謀為首及徒伴脅從聽其出入各令以謀捕送為首之人赴官請賞

丙午詔諸官司無得受文彥博乞致仕章奏

御集二十八日九月

十三日詔

監察御史趙挺之奏

據編類章疏增入二蘇軾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專務引納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下取其浮淺之甚者力加論薦前日十科乃薦王鞏其舉自代乃薦黃庭堅二人輕薄無行少有其比王鞏雖已斥逐補外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索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王莽于

元后臨朝時陰移漢祚曹操欺孤寡謀取天下二袁董卓凶焰熾天自生民以來姦臣毒虐未有過于此數人者忠臣烈士之所切齒而不忍言學士大夫之所諱忌而未嘗道今二聖在上軾代王言專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國遲速之術此何義也公然欺罔二聖之聰明而無所畏憚考其設心罪不可赦軾設心不忠不正辜負聖恩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矣 詔諸六曹行遣文書若已有照驗事理明白而枉作行遣拖延日

經十日已上者手分杖八十職級上簿三經上簿杖六十郎官上簿事重者手分降資或降名並申取尚書省指揮仍令左右司及六察點檢其官司遇有上件非理會問不得回報具事由直申尚書省

丁未環慶路經畧使范純粹奏奉十二月五日詔西賊攻犯鎮戎軍全師而歸深慮別蓄姦謀宜厚募死士深入探聽或可用間契勘環慶討蕩吹呼羅章擄到生口日近漸有首領出漢令范純粹先選委自來得心腹蕃

官作管事名目令與投來首領稍稍款熟餌以所嗜體
量其人可以使入西界探事即密切入狀保明一兩人
勿令相知授與密號教令用間及令節次探報彼中動
靜旋具奏聞臣竊以為用間之策雖兵家之善計須時
然後行則可濟大事苟勢有未宜則不徒無益蓋梁氏
一族用事國中既已久矣凡勢力之相忌者頗已遇害
故一國之衆及其酋豪心雖怨忿而斂手聽命未聞有
敢輒動者彼梁氏者亦雖有竊據之漸然猶須挾立威

明氏之子以臨其衆者蓋知國人不附而諸酋尚可畏也彼心有所圖而事有未諧旁有所畏而衆不為用惟其如此故雖間有猖狂而未能專心致意以抗中國在于今日實中國之利也今朝廷委臣以術用間欲如往日葉勒之類臣竊謂葉勒得衆善戰實元昊之腹心間而去之誠為我利今夏國酋豪惟梁氏一門而已凡其中外親黨靡不持權用事方叶心同惡共有深謀一切間言固未可入其餘首領雖幸存者彼皆置之散地于

國事兵權無得干預其粗有權位許其管勾人馬者不過如威明特克濟沙克星多貝中徹辰之類三數人而已是皆梁氏之忌且畏者方日夜求端欲得除去恨無自以發之者若間言一出實梁氏之奇貨彼三數人者不戮則亡是特為梁氏除仇敵也仇敵盡除則梁氏者然後得肆意于邊患矣若謂欲離間威明之餘黨使之怨毒梁氏而內有所圖則餘黨之怨梁氏固已甚矣但力有不勝故斂手于其下而無所為也臣愚慮如此未審朝

廷之議以為如何除用閒一節臣未敢輕試外其選募

出漢之人深入探聽等事臣見精審施行

實錄乃以此十二月五日

詔係之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恐誤也今從范純粹奏議

是冬始閉汴口

此據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元祐

四年冬末梁壽奏議當考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八人斷大辟五千五百七十

三人

